

# 江花

## · 行吟

### A13

编辑 马彦如  
版式 郑海仑  
校对 广佳

## 许你30天的等待

■文/陆渭南

那天买了30粒普洱茶,我把它们郑重地放在瓷碟里。与你约定,以30天为期。

你安居东山,与我仅隔千米之遥,抬头便能相见。

11月上旬,你满蓄着能量,阳台上每天都晾满衣物。每一个角落,都仰仗你的光辉照耀。侧一侧头,看到邻居家的阳台也是如此,不能再丰满。

偶尔伫立阳台上,向你看过。有时你起得早了,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地把霞彩映照得满天通红;有时我起得早了,你还在山坳里,精心做着出场的准备吧。

11月的下旬,太阳仅仅高过前面楼顶一尺,看它摇摇欲坠,却顽皮得很,分明是飞檐走壁身轻似燕的高手,在屋顶轻移莲花。往往只是听一张碟的工夫,看几页书的工夫,便要抬头找你。那时你还能整日照拂到我家阳台。

12月的下旬,你迟起了足足二十多分钟,虽然依旧是红光满面的,但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我已不能看书。我坐进了里屋。

今年的雨季特别长,到了9月方止。从9月至11月,整整三个月,我与隔壁邻居,那位也许有洁癖的勤快到非同寻常的女人比赛似的在阳台上晒东西,不放过哪怕一只抱枕一双拖鞋。

她一定侧身从阳台外考察过我家的阳台,我家铝合金防盗窗的格子上都挂满了物件。那一天傍晚,我无意瞧见她家的防盗窗格子上也晒满了物件。

窗外的紫薇开过,金桂一夜绽放,垂柳还没肯交出最后的绿叶。从夏到秋,从秋又到冬。

每一样植物,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朋友的角色。

古谚说,大寒一到,气温开始反击,真正的春暖便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

梅花也还没有吐蕊,南方的消息深似海。你终究要到南回归线去,签到后才能折返。上午的9点,你直接就掉到前楼的房顶后面,躲着不见我。到了正午,你也许有心加了把力,高了

一尺,可是仍旧突不破前楼屋顶的防线,只露出亮眼的光芒来,算是与我打招呼。隔壁那个勤快无比的女人,天天都晒了一阳台的东西,从未懈怠过哪怕一天。

我开始每天都侧身去看她晒了些什么,是不是必晒之物?我开始研究她是何种心态,为什么她可以无视阳光来与不来,她就那么坚信阳光会关照她捧出来的衣物吗?

那天,我把每日必用的砧板晒出来,傍晚时拿回屋,看到它干燥到发白。

我开始佩服邻居那个女人,她一定还是位生活哲学家,看事物不仅看到表面。不管阳光是否直射,晒出去的东西它一定能干。

12月的下旬,我天天外出,在阳光的照耀下,欢快地从东穿越到西,专找向阳道。我计算着时间,要在户外晒足一小时。我不再畏寒,不再埋怨,体魄强健。更关键的是,我根本不在乎阳光最近少给了我三小时。

我明白了所谓流年,以阳光的脚步为准。

冬至这天,鹅掌楸只剩下最后三片岌岌可危的黄叶子。下午才3点多,你斜得好像被下了腰,低到一棵枇杷树上。那棵枇杷树是小区里出名的多产能手,主人嫌它结籽过多,冬季来临前剪去了不少花苞。

冬至大似年,太阳完成了从北半球向南半球的跋涉,开始一步一回头地从南回归线北上。阳气上升,大自然的万物潜滋暗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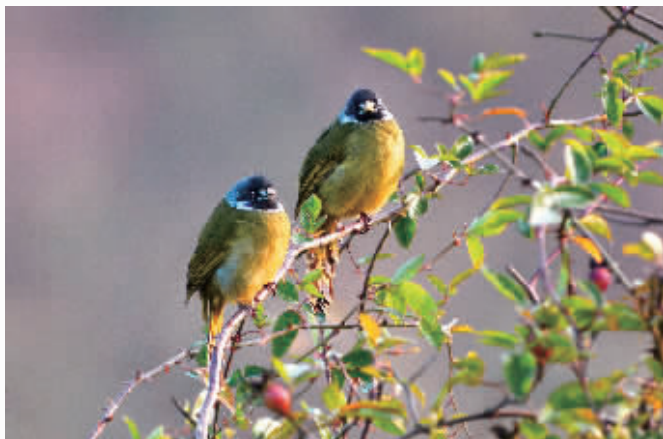
我念着一首诗:  
太阳在天上照着,到处都是影子

太阳在用它的光芒说话  
太阳的话很多  
有亮的  
有不亮的

天天早起剥一粒沱茶,沸水冲泡,酽酽的一壶。沱茶价格低廉,但冬日里喝它最是暖心暖胃。

看一眼瓷碟中的普洱茶,还有十几粒。

30天温暖的等待,这是我对你的期许。



《冬日恋歌》徐群 摄

## 镇江印象

■文/谷永香

在我小时的记忆中,镇江是破旧的,既没有古城的韵,又没有改造后的新。大概缘于那时对镇江的印象吧,很多年后的我从未燃起要去镇江逛一逛的热情,当我快要淡忘她时,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随同户外的队伍走进镇江,算是彻底颠覆了我这个“井底之蛙”。

第一站先到南山。南山风景区在市区以南,与市中心相距很近,是个不折不扣的城市山林,当看到一座高大壮观的牌坊上面写着“南山”两个醒目的大字,我们已进入真正的景区。听陪同的向导说:它东起虎头山,南到景色迷人的八公洞、莲花洞、驸马庄,西至九华山,北起磨笄山、黄鹤山,周围共有山头16座,峰峦相叠面积之大可想而知。

虽然天气阴沉,并没阻碍我们户外朋友们游南山的兴致。本地向导,对南山能如数家珍,一听就是个资深的“老驴”,熟悉地形的她走着走着会突然身子一转,对着看似密密实实的林间用手一指说,从这儿就能到莲花洞,于是我们很荣幸地见识了出土古化石的千年山洞。面目全非的山洞对于我们今天的普通人来说已经没什么价值了,但莲花洞却是镇江人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,也是唯一的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。

南山除了秀丽的风景,人文色彩也很浓郁。顺着石阶,一路走来,经过了招隐寺、听鹧山房、读书台、增华阁、知音阁、竹林山寺、祝寿堂、虎跑泉,这些古迹古

址,经数年累月的风吹雨打,看上去又苍凉又萧条。

从南山到西津渡,有着穿越般的激动,眼前如梦如幻般的古街道顺着云台山的山势而建。古色古香的建筑,飞檐翘角和雕花窗格一律油漆成朱红色。石板铺就的狭窄街道由东向西绵延近千米,曾经车来车往碾压而成的车轱辘凹槽一道道清晰地印在石板路上,一块块由青砖垒成的墙体已斑驳驳。街道两边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两层小楼不断地撞击着我们的视觉,它们是那样的精致古朴典雅,让你不得不驻足惊叹。这里曾经门庭若市,车水马龙,这里曾经繁华昌盛,当历史翻去这一页时,如此精美的文化遗产让站在这里的我们仍然激动不已。

西津渡古街是一个商业的街道,集文化和风俗于一体,这才是让你百看不厌,越看越有滋味的古街魅力所在,从东往西,四道券门石额上的题刻分别是:“同登觉路”、“共渡慈航”、“飞阁流丹”、“层峦耸翠”。救生会、昭关石塔、观音洞、待渡亭、超岸寺等场所,展示着原汁原味的历史风情和风貌。

改造后的金山湖,似城市的眼,清澈透明。远处的金山被湖水簇拥着,无论走在哪个角度都能清晰地看到山上矗立着的金山塔,湖山一体,山水一天。劳累一天的镇江人只要需要,茶余饭后的他们一抬脚就能亲近到大自然风光了,此时的我真有点羡慕镇江城中的市民了。

## 走进高旻寺

■文/曹树高

“上有文殊、宝光,下有金山、高旻”之说的高旻寺,在瓜洲古渡不远处,于镇江仅一江之隔。

高旻寺位于扬州市南郊古运河与仪扬河交汇处的三汊河口,是国家重点保护寺院,也是驰名中外的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一,与镇江的金山寺、常州的天宁寺、宁波的天童寺同被称为我国佛教禅宗的四大丛林,不仅在国内外享有盛名,而且影响远及东南亚各国。1983年,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正式将高旻寺列为全国重点寺院之一。

走进高旻寺,寺内建筑活泼轻灵,构成曲折幽深的空间,幽雅而又含蓄,实际上这是佛教建筑形态的民居化、花园化,世俗情态格调逐渐代替了宗教神秘色彩。现存的老禅堂、念佛堂、西楼、水阁凉亭、寮房各抱地势,高低错落,自得天趣。这儿的一楼一阁都造得精奇,隐得巧妙,山光岚影恰到好处,梵音晨钟点到人心。寺外运河水泊,涟漪平缓,微波荡漾,殿宇倒映湖中,衬以白云蓝天,嘉木葱茏,其秀丽、恬静、明洁、灵秀,何景能比?

高旻寺庙山门嵌有康熙手书“敕建高旻寺”,汉白玉石额。相传,高旻寺创建于隋代,曾屡兴屡废,且数易其名,清初重建

为行宫。清顺治八年,两河总督吴惟华于三汊河岸筹建七级浮屠,以纾缓水患,名曰“天中塔”。1654年秋塔成,塔左营建梵宇三进,是为“塔庙”。康熙在位三十八年时第三次南巡莅扬,见天中塔倾圮,欲颁内帑修葺,为皇太后祈福。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倡两淮盐捐资报效,大加修缮并扩建塔庙。康熙四十三年,康熙第四次南巡,曾登临寺内天中塔,极顶四眺,有高人天际之感,故书额名为“高旻寺”,这时高旻寺之名才正式应用。

清中叶,高旻禅寺规模大备,名僧辈出,臻于鼎盛。道光二十四年,塔再次倒塌,此后未能重建,高旻禅寺自此衰微。咸丰中,寺与行宫俱毁于火。同治、光绪以来,寺僧虽锐意兴建,仅略具规模,难复旧观。直至近代高僧来果住持高旻寺三十多年,扩建寺宇,整顿寺规,严明宗约,断绝经忏,唯以参禅悟道为指归,为高旻寺重铸辉煌。

在我离开高旻寺时,德林大师的教诲,一直记录在心:修那一法门都是修的清净心,念佛也好,参禅也好,持咒也好,诵经也好,八万四千法门凡是用心修的,都是修这个清净心。心清净了,得失就了了。